

开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期

政协开江县委员会编

开江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四 期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开江县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四月

开江文史资料选集

kai jiang wen shi zi liao xuan ji

政协开江委员会编

开江县印制二厂印制

(厂址:新宁镇西大街 169 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数 1—300

印张:7.25 字数:8.7 万

一九九五年四月印制

准印证号:开准印(95)字第 004 号

政协第九届开江县委员会 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史组

顾 问：姚仲育 孙仁藩 曹庭琮 卢贵珠

严顺贵

组 长：曾庆固

副 组 长：孙仁良

特邀成员：陈显堃 顾元光 孙银波

顾尚卿 郝仕俊 李崇顺

刘明琮 王子璋 刘国辅

唐阳孝 王恩群 王万斌

本期责任编辑：曾庆固 严顺贵

孙仁良 — 王恩群

审 稿：朱效萍

校 对：黄立新

前 言

文史资料第四辑，几经耽搁，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编辑文史资料，在于挖掘和积累、研究现代史、革命史资料，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本辑所载，以“三亲”材料为主。包括地下革命斗争史、地方历史、地情研究及地方文化、名胜沿革等各个方面。是近年组织撰写、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料。多为新材料或新角度、新见解，叙述议论言之凿凿，真情实感溢于文中。读之尤身临其境，掩卷则催人思索。知我开江，可从中获识，爱我开江，可从中增情，建我开江，可从中得理。鉴往知来，开江人和事开江人不可不知。

然因限于资料 and 水平，编写中难免缺陷。谨以恳切的心情，期待热情的批评和见教。

目 录

△峥嵘岁月

- 八路军伤员在开江 顾上卿(1)
- 开江“少年抗日先锋队”轶事 孙银波(3)
- 《微风》引起的风波 陈显奎(6)
- 在广福地下党领导下 曾宪颂(8)
- 清晨的枪声 陈显奎(20)
- 罗德才残部投诚记 李崇顾(22)

△海外赤子

情留杏坛、魂归故里

——缅怀邓静华教授 杨海源(28)

△史海钩沉

- 一份可贵的知县“告文” 严顺贵(34)
- 开江禁烟史话 陈明海(37)
- 务实革新的新宁知县王典章 顾上卿(40)
- 张锡笏与《医学考辩摘要》 徐先彬(44)
- 爱国名士郝伯初及其诗作 郝士俊(46)
- “谭屠夫”平暴纪实 顾尚卿(50)
- 白莲教义军转战新宁 孙仁良(55)
- 白鹤寺纪胜 郝士俊(63)
- 金山古刹 雄关扼寨 孙仁良(66)

永安寨的来龙去脉 杨国成(68)

开江“宗教自立革新委员会”始末
..... 杨海源 郭兴洛(71)

△文艺春秋

开江梨园旧事 孙仁良(72)

庞德珍女伶艺海春秋 郝士谋(80)

深受巴山人民爱戴的“皮婆剧团”

——开江县川剧团上山下乡演出采风 孙仁良(82)

△资政文存

从金山寺的冷落谈文化观念的更新 曾庆固(88)

△当事人言

开江是事实上的革命老区 (98)

△回音选录

魏绍桓来信 (100)

△修志人物

岁月难移奉献志 曾庆固(104)

八路军伤员在开江

顾上卿

1938年10月初，平型关大捷不久，光荣负伤的十八位八路军伤员，身负行李，徒步宣传来到开江。县抗敌后援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会场设在开江中学操场（现体委），搭起一座木架平板的临时主席台，县内机关、法团、学校、市民的首席代表，列座在主席台后排；十八位伤员（其中女伤员一人），身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半旧整洁的军装，腰束皮带，脚扎绑腿，佩带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臂章，端坐在主席台前排。各阶层民众、学生二千余人到会，气氛热烈振奋。

会前，由学生代表熊子淑指挥群众领唱、轮唱、齐唱《慰劳歌》。歌词大意是：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受了极荣誉的伤……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当做一个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飞机还在不断地扔炸弹，大炮还在隆隆的响，我们拼着最后的一滴血，保卫我们的家乡！歌声悲愤激昂，直冲云霄。

大会开始时，学生代表孙仁禄致欢迎词。接着，八路军伤员代表，一位勇敢精瘦年约十八的少年军人，健步走上主席台，向参会人员行了军礼，然后面向群众说：“我们十八位八路军伤员，是宣汉、万源、通江的儿女。在平型关大战中，我们全团官兵与友军和当地老百姓，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埋伏在平

型关高山深谷公路两旁，沉重地打击了王牌日军板垣师团 21 团的军车，杀伤杀死大量日军，缴获大批的车辆、枪炮和弹药，歼灭了这个兵团的主力，残敌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平型关大捷后，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志气，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博得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赞誉，有力地粉碎了敌寇妄图在三个月内占领中国的神话。在这次激烈战斗中，我们虽被敌炮弹碎片炸伤，但内心却一样兴奋火热，在后方医院治伤好转后，我们还要重返前线。现在已提前出院，来看看乡亲父老，传达抗日形势，进一步唤起民众，前仆后继，我们一定能赶走日本强盗。中国不会灭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讲毕，再行军礼后入座。

接着，莅县的省政务视察专员罗兴志上台讲说，称赞：“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英勇善战与国军配合融洽，民众生死支持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国共合作，前方后方同仇敌忾，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会上，县府财政科长肖楚成代表周植宗县长向十八名八路军伤员表示慰问和欢迎，要求伤员们广泛宣传抗战形势，鼓励民众士气，并祝他们一路顺风，工作顺利。

散会后，十八位英雄伤员，分头深入到城关和普安户访宣传。他们用深入浅出，乡土气浓厚的语言，满腔热忱地向广大群众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县府牌坊的石狮子前广场，成了伤员们和群众对话的活动中心，广场东壁敞开一家“新生书店”，冲破“正中”、“商务”、“启文”三家书局的禁例，陈列出群众爱看不舍的抗日书报杂志。人们争先恐后地去挤看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毛泽东传》。在石狮子前还有一大堆群众围着一个右眼被炸伤失明初愈的排长，拉起家常。他声音低沉，生动形

象地揭露着日军在占领区开掘烧杀的凄惨情景。最后他还说：“我们生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这里，死了要和祖先埋在这里，若日本鬼子来了，一切都完了。我们要拯救中华，保卫家乡，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而今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同心同德地支援前线。”这位伤员排长的话，像一块磁铁样吸引着大家。人们久久不愿离去。

当晚，举行了军民联欢晚会，八路军伤员带头高唱《大刀进行曲》，战士、市民、公教人员、妇女、儿童，齐唱抗日歌曲。歌声激昂、嘹亮，划破了沉寂的夜空，表达出开江人民对日寇的仇恨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晚会直至深夜始散。

八路军伤员在开江仅仅住了三天，安宿在开江中学教室临时搭的地铺，每天吃的是蔬菜米饭。他们那种艰苦奋斗，诚挚动人的作风，代表着中国新式军人的形象，给开江人民带来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希望。

开江“少年抗日先锋队”轶事

孙银波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开江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尤其是各中、小学师生，日以继夜、热情饱满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分别组建起歌咏团、演出队、演讲队、募捐

队，为唤起民众而奔走呼号。课堂教学也把抗日救亡作为一个主要内容，选讲有关抗日救亡活动的文章和诗歌，作文时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等。

1938年，我在读小学四年级时，级任（今班主任）王中杰老师给我们选授了一篇叙事诗《少年抗日先锋队》，大体内容是：红缨枪呀！站岗放哨查路条，抓汉奸……等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颇受启迪。于是，我们也就效仿陕北少年，迅速组织起“少年抗日先锋队”，参加的人有：李崇贵、李秀兰、李崇俊、孙仁发、邓学芝、聂必有、王本灵、谢朝权、孙久玥等。我们在上北街与下北街交界的拐角处邓学芝家的楼上（今县工会对门杨有祥家），张贴出“少年抗日先锋队”学习室牌子，把每个人自购的有关抗日的读物集中起来，如：《八路军出马打胜仗》（平型关大捷）、《八百壮士死守闸北》、《周恩来和邓颖超》、《毛泽东和朱德的故事》、《南京大屠杀》等（抗战初期，县政府附近（今人民法院地址）开设有生活书店，经售进步书籍，不久被查封）。同时筹办了宣传抗日的壁报，教唱抗日歌曲，进行街头宣传，还趁星期天和节假日忍饥挨饿去普安募捐。当时共募了几十块大洋一齐交学校转抗日前线；寒假又下农村募了不少破铜烂铁，由学校转交前线，用来制造枪炮、大刀打敌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写了满街的抗日标语，诸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全民抗战！”等等。每幅都落款：“少年抗日先锋队制。”谁知，这些爱国行动却惹来横祸。

次年腊月，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余成勋来开江视察党务工作。一天，他和县长“周瘟猪”（名周植宗，长得很肥，满脸红痣）在街上巡视，当发现抗日标语时，如临大敌，怒斥于周：“你

们开江出了共产党呀，你知不知道？”周骇得不知所措地说：“没有呀！”余满面火气，怒气冲冲地说：“怎么没有？你看共产党的标语都上街了。你知道少年抗日先锋队是什么组织？”当即就责令周火速追查。一查就查到这群少年儿童身上。校长孙志成无可奈何地对我等严厉责斥，并各打了一顿屁股，硬逼每人写保证书，不准再犯。校长还严厉地说：“搞这些是要杀脑亮的！也是你们还未满十三岁的话！不然早就弄到西门河坝倒拐了（当时处死囚的刑场）。李大娃（李崇贵），你是最危险的！你放明白点！”当时，我们虽然深知抗日无罪，但却力争不果。据悉，上司还要追查后台，查来查去，追查到王中杰老师头上。王老师虽然负屈，却也不敢据理顶闯。幸好有王剑鸣、王元善、王月秋这些颇有声望的地方名流具保，王中杰老师才免遭劫难。

时光流逝，昔日的少年抗日先锋队队员已年逾花甲，但历史刻下的烙印，人们并没有忘记。1982年的一天，县党史办唐学全同志对我说：“我因工作需要去查敌伪档案时，没有料到你们从小就被装入了敌伪档案，连你们学期的结业通知单都填上了你们搞的什么‘抗日少年先锋队呀’……。”

1988年，在解放军181驻军医院任副院长的李崇俊回来探亲时，当年的抗日少年先锋队队员们又相聚叙旧。而今多数人都已退休。我等自相邀集，重游故地。大家在上下北街交界拐角处，当年的少年抗日先锋队学习室门前留连忘返，感叹地说：如果当时有人稍稍指点一下，我等早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微风》引起的风波

陈显棻

1941年春，我在开江中学读书的时候，跟唐荣伟和卫家俸同学共同创办了一个旬刊壁报——《微风》。创刊号图文并茂，缮写恭整，标题用美术字加花边，醒目诱人，内容新颖，文笔流畅，尤其是辛辣的讽刺特别令人瞩目。《微风》连出三期以后，吸引了校内大多数读者，在众多壁报中享有较高声誉。

有一天，唐荣伟悄悄塞给我几张《新华日报》，要我选几篇短文陆续登在《微风》上，让同学们开开眼界。我们在第四期上选登了《当兵不吃粮》。

不料，国民党驻开部队 974 团政治部几个军官到学校里来看壁报，在《微风》前面久久不离去。我恰好从旁经过，便停下来，想听听他们评价。

“简直在宣传赤化！”一个军官说。

“这《微风》是你们学生自己办的吗？”另一个军官回过头来问我。

“所有的壁报都是学生办的。”

“有老师参加吗？”

“老师才不干这些呢！他们下了课就去打麻将。”

“教书不教人！”

我不便久留，立即找到唐荣伟和卫家俸，把刚才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告诉他们。

唐荣伟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愁，沉默了许久，最后说道：“看来我们的《微风》吹不长久了，很可能有人要来打我们的麻烦。”接着，他从箱子里翻出十几本作文和笔记本，还有一大卷《新华日报》，要我带回家去藏起来。

第二天上午，我正坐在教室里听课，教务主任张伯高把我叫出去。一跨进教务处，我就发现唐荣伟和卫家俸已经站在校长孙学珣面前了。

“你们《微风》三个大编辑都到齐了。”孙学珣开始盘向我们。我是主编，卫家俸负责缮写，唐家伟担任美术编辑。我们的壁报已从墙上撕了下来，扔在地板上。我们见了好不心疼，但敢怒不敢言。孙学珣再三追查我们的办报目的及其后台。

我们本想“出风头”，用辛辣的文笔和讽刺漫画吸引读者，未受任何人指使，哪有什么后台不后台。唐荣伟辩解道：“我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使《微风》具有诱惑力。”

孙学珣恼羞成怒，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不是诱惑力，而是煽动力！你们在煽动赤化，974团已经找到我头上来了，你们给学校脸上抹黑。”接着，他宣布查封《微风》，所有稿件交教务处审查，每人写一份“悔过书”。

两个星期以后，张伯高把我叫去训话，他说：“我和你父亲是同学，姑念你年幼无知，暂不处分，……”张伯高向我打听唐荣伟的身份，校方早知道他的父亲当过红军，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他们怀疑唐荣伟是共产党。我什么也不知道，没有暴露任何破绽。

这以后，唐荣伟曾遭到多次审问，他的衣箱被搜查，连他在民教馆借的什么书都作了调查。放假后，我得知唐荣伟的通

知书上写道：“下期勿庸来校，勒令转学”。

诗云：“春风吹面薄于纱”，大自然界常有微风拂照。然而，三个中学生笔下的《微风》却给自己带来了灾难。《微风》引起的这场风波，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在广福地下党领导下

曾宪颂口述
曾庆固整理

我是从1938年开始追随父亲曾敬孙接受党的教育并自觉从事地下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在44年和48年两次被捕坐牢时，经受了吊打、假枪毙、上电刑等多种折磨，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严重损害，至今尤有余创。垂暮之年，病卧之中，回想往事，心中虽然无怨无悔，却也不乏经验教训，常自感触良多。

（一） 投身革命

说来，从1928年王维舟等同志常在我家出入开始，我就受了一些革命影响，并跑过些路，但真正自觉参加革命活动还是1937年以后。这年，父亲在日机轰炸声中侥幸脱难，结束了

近6年的铁窗生活。不久，曾与之苏州同监的老战友，梁达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维同志从延安回来，邀我父亲同中心县委书记李光甫等人一道，在梁平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我和族侄曾亚光、族弟曾鹏、曾宪颐，以及李红波、唐天成等20多名开江同志一道参加了学习。学习地点是梁山城文昌祠，学员来自达万地区10几个县，大都是教师、学生、工人、进步青年和一些职员。

因母亲是梁山城人，熟人多，故组织上叫父亲一边上课一边筹集钱粮搞后勤。学习班目的是要学员提高觉悟，学会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所学内容有抗日读书会的组织，抗日宣传活动的开展，反法西斯的教育，抵制日货和抗日募捐的办法以及防空和武器使用等等。形式有听大课、讨论、读书、操练、演街头剧等等。有理论也有实践活动。父亲除讲一些专题课外，也讲一些常规武器操练。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堂专题课叫“我中华抵御外敌英雄多。”他读古书多，结合他狱中和越狱后有关抗战中所见所闻，信手拣来讲得津津有味，还很有效果。他在这时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还介绍过学员入党。张仁炎、曾宪颐、熊曙东（解放后曾任万源县委书记、达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等学员就是这时入党的。我学习后，由李维同志介绍在梁平政训处警卫队工作了近一年。队长谢隆甲是父亲的同学，解放后曾提任忠县领导职务。我利用工作之便与李维、李光甫、谢隆甲、赵章明等人传递信件。当时李光甫任梁山中学校长，赵章明在报社当总编，熊曙东等同志在梁平民众教育馆工作。

因系国共合作，梁平是盟军和中国的抗日空军基地，主要是组织、宣传抗战活动。这期间，我参加过欢送义勇军人川，慰

问苏联空军,以及清查店铺、焚烧日货和募捐等街头活动。后来,回到广福也配合学校搞过这类抗日宣传活动。我们在当天唱着歌把日货投进火中,把捐来的零散钱集中起来,然后统一上缴给党组织。至今,那些抵制日货和劝募的歌曲还常在耳际萦回。

“日本货真便宜,奸商人、图小利,买了一匹布,得了几毛几,敌人拿起钱,造成大飞机,一颗一颗,将来一颗炸弹炸死你……”

“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汇成河,切莫嫌铜板少,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四万万同胞心儿是一条,管你捐多捐少,都好,都好。后方的援助如水又如潮,到前方去,买飞机、购大炮,管叫你一颗一颗子弹向着敌人扫……”

1940年,受组织派遣,父亲打入万县航务处任督察长,熊曙东任万县洋渡溪大华炼油厂销售主任,我负责他们之间的联络工作。他们多次派我回开江给亚光同志送信。亚光一度时期受派在长寿一个旅馆搞为《新华日报》转送纸张的工作,我还去联络过一次。1942年,熊曙东升任大华炼油厂总业务主任,为方便工作,组织上安排我跟熊曙东住了一年,既跑交通也协助他跑业务。

大华炼油厂是抗战进入“一滴油一滴血”时期,进步人士钟纯乾(解放后曾任川东行署财经委员)在梁达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建成的。其以特殊方法将植物油转化成可供汽车、柴油车,及中小型柴油机使用,为解决日寇封锁时的补给困难闯出了新路。据钟纯乾回忆,周总理得知后,在八路军办事处曾亲自批钱资助在北培办起大华炼油分厂,满足了办事处用油。在逐步有12个分厂后,1940年大华炼油厂就定名为总厂。业务